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文苑英華卷四百七十七

宋 李昉等 編

文苑

詞標文苑策三道

玄經

洞曉玄經策一道

詞標文苑策科

永昌元年

第一道

問朕聞立極開基之主經文緯武之君莫不象法

集作法象

殊流污隆異制至於安人導俗咸即運以垂芳緝化宣

風各因時而播美是以道孚繩木爰膺九翼之年圖秘

龜龍用啟六爻之代窮桑御厯押

集作押

威鳳以分

集作踐

司軒后

集作立

列位因景雲而命職徵汾陽之跡則十政

方凝俯河濱之化則四門攸闢祥披玉斗理九土以興

功祚徙金精調五聲而作教周宗六禮仁義之道為先

漢設三章王霸之圖斯雜皆所以牢籠八際槩括三靈

齊四大以居尊叶五神而稱正且隨時之義既不相沿

師古之言又聞前誥朕欽承先聖顧集作對越上玄當宁

興懷真切推溝之慮凝旒結想方深馭朽之情思所以

式展宏猷勉康庶績而撫茲薄德昧此永圖爾等積學

多聞含章獨秀未顯疇庸之德宜申待扣之音適時之

務何先經國之圖何取集作最帝皇之道奚是王霸之理

奚非佇聽良謨朕將親覽

對

張說

對臣聞舜命昌言漢徵極諫嘗覽千古賢哉二君今陛

下發德音下明制

集作詔

選空巖穴訪匝輿臺大哉邈乎

過之遠矣臣以草莽

集作芳

之賤謬當

集作恭

車乘之招誠

不足以庶幾王庭充塞天問

集作充塞天闕非

伏讀聖旨乃知

天情之所在

集作存

焉臣聞昔者鳥跡代繩龜

集作龍

文演

卦水土遷王時更萬祀金木互興人非一姓

集作性非

暨乎

三皇五帝氏往夏商

集作殷

周漢氏作或導人以禮樂或

驅俗以政刑或革

集作救

弊以忠敬或沿風以文武非師

古之誥有殊蓋隨時之義且異集作異也伏惟聖母神皇陛下

下誕受鴻基光膺駿命若曰集作粵若立極格天之業論道

布政之典任賢克暴之功出洛飛雲之瑞此並藏緯玉

冊勒休金版鬱映於前古揚光於後葉者矣至於集作若

創業垂統之則宏猷永圖之義集作美重光三聖載集作再

清六合可不謂然乎猶或惕慮推溝勞謙馭朽謝文明

於薄德想疇庸於清集作下問此陛下之至讓也愚臣何

足以知之策曰適時之務何先經國之圖何取集作最臣

聞古者因人以立法乘時以設教以義制事以禮制心

夫人者理得則氣和業安則心固崇讓則不競知耻則

遠刑若強人之所不能雖令不集作莫勸禁人之所必犯

雖罰且違故曰政不欲煩煩則數數則政無定集作煩則數改

數改無定人懷苟免之心網不欲密密則巧巧則文多傷集作

密則深文深文多傷下有非辜之懼竊見今之俗吏或匪正人以

刻為明以苛為察以剝下為利以附上為誠綜覈之詞

集作司考課專於刀筆撫字之宰職務具於集作為簿書陞

下日旻雖勤守宰風化多闕臣以為將行美政必先擇人失政謂之虐人失人謂之傷政舍人為政雖勤何為伏願陛下進經術之士退掇克集作刻之吏崇簡易之化

流愷悌之風畫一成歌此適時之務也慎賢而用此經國之圖也苟能英才不棄大化方隆而猶曰朝謝垂衣野非擊壤則文武之道尚何言哉堯舜之君徒虛語耳

策曰帝皇之道奚是王霸之理奚非者布在方冊臣聞之矣聖集作皇人御歷上淳而下信帝者應集作膺期君明

而臣哲周用王道教化一而人從漢雜霸道集作刑政

嚴而俗偽故親譽優於畏侮文景劣於成康謹對

第二道

問朕禮崇三典方弘慎罰之規書著五刑不以深文為

義朕母集作臨赤縣子育黔黎夏日貽憂懼青牛之結

氣秋荼軫念慮丹筆之成寃然以人尚掛於湯羅情倍

深於禹泣頃者荆郊起稜淮甸興集作袂朕惟罪彼元

凶餘黨並從寬宥今敬真徐敬業弟之輩猶蘊狼心不荷再

生之恩重構三藩之逆還嬰巨釁便犯嚴科豈止殺之
方乖於折衷將小慈之澤爽彼大猷子大夫等學富三
冬才高十室刑政之要寔所明閑傾此虛襟佇聞良說

對

對臣聞刑以助教德以閑邪先王慎於好生大易誠於
緩死今陛下母集作
父非臨黔首子育蒼生孚佑下人克配

上帝然有東南小侵荆蠻遠郊雖聖德泣辜尚用防風
之戮天心罪已仍勞淮甸之師集作
征其有註誤閭閻脅

從井邑陛下愍孤孀於海淮恤困窮於江漢捨從寬宥
此陛下之恩也而蕞爾餘孽蠢茲頑克思弄兵於漢地
之下將構釁集作難於戎狄之域罪盈稔貫禍得萌芽此

又陛下之明也今陛下乃賜臣策曰豈止殺之方乖於
折衷將小慈之澤爽彼大猷臣實見折衷大猷之規不
知小乖微爽之義也策曰刑政之要實所明閑臣聞政
同集作猶水火刑譬陰陽頃者三監亂常有司既糾之以
猛于今四罪咸服陛下宜濟之以寬明肆赦之渥恩安

萬人之反側布深仁於羅鳥收至察於泉魚豈不大哉

天下幸甚且夫人者眚也暗而不可罔庶者衆也愚而

不可欺是以集作故刑在必澄不在必慘政在必信不在

必苛故明王之理天下也刑一則人畏而不敢簡則

俗齊而不僞於是禍亂不作災害不生君安於上臣一作

人悅於下百姓日用集作而字不知其然四海之內風行六

集作四海風動惟帝之則道暢鍾石聲流舞詠其行已也非他

所理者以此刑政之要庶幾一隅謹對

第三道

問朕聞仰觀乾象房心為布政之宮俯察坤元河洛建

前篇
作惟

受圖之所是以上稽珠緯得風雨之和下表圭躔

集作
塵

均遠近之節定都考室斯焉是宗顧以庸虛謬集作

恭

膺大寶乾乾夕惕每軫納隍之懷栗栗集作
慄慄宵興恒

勞馭朽之念而昊穹眷命靈眎屢彰雲構既隆天城斯

畢是用內省多愧上答集作
逾愈

集作
逾

勤將欲殷薦有常嚴配

不墜光啟惟新之躅申明祀典之方順四時以布和風

考五物以作集作而行正氣盛禮之要猶慮未弘爾等並積

學基身含章表質或遠從賓薦集作貢聲滿於州閭或遐

應搜揚譽光於朝選採皇王之興旨援一作拔周漢之前

蹤蘊集作儲彼冒襟咸應備曉未知何代之政叅酌集作詳

適中何禮之規施用為切前篇作當務從必簡之道式前篇作庶

崇可久之基陳彼集作試陳嘉誅爾其揚推思擢太常之第

副朕求賢之懷集作意

此篇問目又載四百七十二卷前已削去

對

對伏惟陛下則天法地畏命重人據河洛之規模總風
雨之交會軒后魚圖之水建邦設都周公龜墨之地考

堂作室靈祇降福嘉祥薦祉制同神造力以子來時集作

將

以殷薦上帝至德也嚴配先王至孝也加以八風攸

序四時克諧無得而稱能事畢矣猶復執勞謙之不已
懼盛禮之未弘訪末學之臣詢稽古之政斯事體大臣
何足言然而敢不欽承以竭涓滴耳策曰何代之政叅

詳適中何禮之規施用為切臣謹錯綜三五明徵典墳

集作

謨竊以緯武經文布方策而非遠英風顯號流頌聲

而可襲未有反義背德而致昇平之政棄古

集作禮

違經

以克永終之祿莫不發號施令

集作德惠

法乾坤而

集作之

動

靜執契懸衡順金木之刑德

集作政

是故青陽玄室尊季

孟而觀風白輅朱旗乘

集作因

離兌而布政養老用上庠

之禮教胄取大學之義環水著辟雍之名嚮陽表明堂

之位蓋所以享羣瑞朝諸侯班正

集作朝

朔調景緯成簡

易之業

集作基

宗久大之基

集作業

也皇王與旨庶此詳探

周漢前蹤固難守

集作專

用臣才智駑劣草莽鱗生至如

軍國務廣政刑理急但至敬無文信言不美陛下欲聽

其說必觀於事將逆

集作違

其謀先求諸道危言抵禁破

膽寒心伏惟聖主稽

集作稍

留天聽謹對

洞曉玄經策

天寶關年

問大象無體玄功陰騰雖稟生之類萬殊而含道之原
一致是以至人垂訓將以利物演為真宗貽厥後學包

括六藝周流八表或因事以立言或寓言以集作而詮意

至如交樂於天交食於地不相與為事不期集作相與為

謀善無所私惡無所棄施之於教何以集作所勸勉經曰

不爭善勝不言善應正直如繩平易如水常務斯道何

集作曷往不臻又曰善建不拔善抱不脫子孫以祭祀不

輟斯言信矣昔放勳欽明光宅天下人歌擊壤政叶雍

熙可謂善乎建抱善集作免乎拔脫宜其帝緒集作綠蕃遠

貽厥孫謀綿綿瓜瓞邁德垂裕何丹朱之不嗣而祭祀

輟乎又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若以天下觀天下豈有二君乎夫君為元首臣為股肱君無賢臣誰與共理粵若舜舉八元致垂拱之化漢用三傑成霸王之業夏殷之

末任佞去

集作
棄

賢宗社淪亡為無匡輔經稱不尚賢者

其旨何也

集作
哉

聖人立教專氣致柔故刑不欲勞往不

欲竭深根固蒂可以常存則有朝穆肆任

集作固穆
肆枉非

勞

逸過度促齡損性却

集作
都

以為然又有惟靜惟清守貞

守朴二經之說何取則焉又聞善攝生者動與吉會虎

不措爪兵難容刀單豹嵒居水飲身代俱損壽永色孺
不免噬搏何衛生之不異而利害之頓殊子既洞曉玄
經探微索隱矛盾若此何以會明側席虚心佇聞啟沃

對

獨孤及

對臣聞道之為物無名無形蓋聖人酌而用之推而弘
之取其精以脩身用其麤以頓集作物從本降跡散朴

為器於是有可道之道忘言之言其大畧雖以冲寂為
宗虛極為體然妙用無朕故不可致詰今陛下詰其體

探其宗豈不欲因言演教其

於集作

教遺有夫長風吹而

衆竅號則大無不動細無不應况陛下用為大道

作大道為

非以鼓羣有臣則吹萬之一音也敢不唱於衆竅之末

臣謹按天有施地有利用天之施以處其和謂之交樂

分地之利以養其正謂之交食夫相與生於有為有為

生於有事有事則謀名存矣善惡生於公私公私生於

用用則棄名立矣然聖人有為不為焉有事無事焉有

謀不謀焉有善無善焉有惡無惡焉泯善惡於一致合

同異於萬殊則妙門可存教父斯立

一作在

臣又按道德

經云天罔恢恢踈而不失常有司殺者殺之此不爭善

勝之應也文宣王稱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此

不言善應之驗也周書云無偏無黨王道蕩蕩此正直

如繩之效也經又云居善地心善泉

英華作淵非

與善仁

集作

人言善信

英華於字非

此平易如水之證也陛下垣

集作弘

其

言挹其道以為天下式三

集作四

十有二載矣且復推功

外名不有不恃考言詢事若冲若缺詔臣等曰常務斯

道曷往不臻臣鯁生也焉知其辨雖然有一於此願陛

下守而勿失與神為一使神不遠於人人不遠於天天

人合并

集作契

如影響交應則甚夷之道焉往而不臻夫

有國者必善建皇極善抱至道道之不存傾其宗遷其

社之謂拔桀放

集作奔

南巢受死牧野是也極之不建失

其器亡

一作喪

其國之謂脫太康去洛汭幽王敗驪山厲

王流彘是也至如堯知天歷在躬故以至公官天下天

下戴之而不辭知丹朱不肖又以至公禪天下天下去

之而不怨可謂邁德矣其後裔更霸迭王重之以御龍
唐社之代祿可謂垂裕矣陛下興廢繼絕立五帝祠即

集作節

春秋備其祭典亦可謂祭祀不輟矣方之拔脫臣

謂不同經曰不尚賢使民不爭大哉聖人之知微知彰

乎夫尚賢者國家之所當先然古先聖人曰

二字集作王

雖

求賢審官其用未始不無為也而聖人能無為於求賢
不能使無為無迹存則有為者尚之以為利於是有飾
智以驚愚脩身以明汙其漸起於一時之名其弊存乎

千載之後不尚賢者非謂廢股肱之任絕臣輔之力也

蓋欲因時致功功成則遺

集作遺

而遺之因義立事事遂

則有而無之無之則跡滅跡滅則爭息爭息則於為無

為於事無事雖八元以翼唐弼虞三傑之戡秦滅項其

無為無事一也若夫齊天地冥萬物莫大於全真專氣

致柔全真之本也惟清惟靜全真之中也各然其所然

各可其所可全真之末也設教者三合其道一以貫之

雖逍遙與道養殊途然性靜與力命同轍苟因其命

集作

合而較其分則子產不得不勞於刑政朝穆不得不逸於肆任若矯其肆任之性以徇刑政之端是續鳧截鶴虧其全矣故聖人以大猷御六氣之辨以大方合二經之旨明應變無方立言不一學者宜忘言以究其體統不可執言以滯其集作於筌蹄經不云乎返老子及者道之動惟動而常靜靜可以取則權足以合義義無反經凡養生者以本為精以物為麓閉其外慎其內迹不踐凶危之境故兵不能容其刃心不居馮暴之地故虎安得

措其爪苟守其精而遺其麤故得於內而喪

集作於

其外

外內無以持其分則衛生之經悖矣謂之不異臣竊異之至如希微大體微妙玄鍵陛下得黃帝之遺珠久矣雖廣成無所陳其至精傳說無所用其舟楫啟沃之問豈臣及之有黷睿謀懼隕越于下謹對

文苑英華卷四百七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文苑英華卷四百七十八

宋 李昉等 編

將相

道侔伊呂策三道

智合孫吳可以運籌決勝策二道

道侔伊呂策三道

第一道

張九齡

對嗣魯王道堅所舉道侔伊呂科徵仕郎行秘書省校

書郎張九齡伏覽睿問大哉國體九品流弊嘗所惜焉
幸因對揚庶言其可古者諸侯貢士司徒論士必講禮
觀能鄉舉里選故十五十八之歲大學小學之節誦習
以時教化以禮則孝悌之行可知於鄉里政事之業可
昇於國朝先王務教此其大者及周既衰斯文將喪秦
氏滅學唯力是視仁義大壞俊造亦亡漢高以馬上非
理復修三代之事魏武以軍中是務權立九品之儀後
代因循莫能改作紛紛調滔滔皆是天下公器可謂

傷心伏惟殿

集作陸疑

下以

集作行字

神啟睿圖天佐

集作佑

明德

物不終否則

集作故

受之以泰弊不遂極乃鼎之以新滌

瑕蕩穢今其時也伏願圖之夫正其本者萬事理勞於

求者逸於用豈有大明御寓慮此假權之人循良擇人

安得謝恩之義是則外臺會府真若漏於網

集作貯

中濟

理適時復何殊於掌上者也且有備無患忘戰必危是

以振旅菱舍之儀羽林攸飛之衛漢家徵選咸出五陵

周制供王不踰千里此以均其遠近會其中正王者之

制豈虛乎哉必開井賦於要服俾裒益於畿甸雖經始之規何施不可而圖遠之業猶願勿遵且將振九品之類網維百姓之絕紐使官有位次賢集作資有等才苟不

侔時所勿取使夫能者代上帝之理議者息高門之談吏精其心人享其利流逋不日而來復耕桑何憂乎不稔動之斯應綏之斯來若唯作法於末途非救弊之本意盛德大業孰與歸乎九齡怖慄塵埃棲棲非得言之地慷慨禾秀拳拳因獻策之時何敢望焉盡心而已謹

對

第二道

對王道務德不來不強臣霸道尚功不伏不偃甲由

集無

由此勞逸異數得失可明故曰務廣德者昌務廣地者

亡是則漢武事胡豈比重華之干羽秦皇戍越豈比

集作

奚擬公劉之橐兵

集作素囊

雖古人有言

集作遺言

引之者有同於

秦漢而王者大化行之者必本於唐虞不亦然乎此其
開基之大者也國家因已有之地廣無私之仁犬戎即

叙肅慎入貢若力不能救豈惟桓公之耻征在其蘇是必成湯之怨然而春秋所貴惟義所在內諸夏而外夷狄此明中國恐弊不興異域之功下人苟安何惜救兵之舉則知弔伐之義隨時之道也頗至

集作今頗

凋弊抑非

其時至如守塞則侯應之言為得斥地則蒙恬之弊可知前事昭昭足為明戒者也必欲繫單于之頸裂匈奴之肩奚霽昔恩受制於北虜小人發憤請議於東征謹

對

第三道

對伏惟殿下德盛問安教存齒學則孝悌之感元良之旨詠子衿之詩義形乎辭真吾君之子也天下幸甚伏以化憑於勢聲若順風之遠或因於時德甚置郵之速則何草不偃何心不應而曰未能動俗殿下之至謙也尚何術之務而舍此乎今又降意微言微諸墜典至如炎帝斲木蓋取諸意文王演卦乃言其象雖成象之時不同而得意之言一也周公制禮夏正得天縱損益可

知而因循不改去聖既遠禮經殘缺遺文苟存羣儒紛

揉故喪服異制諸家殊執

集作執

故王肅之旨約情以斷

鄭玄之言引經取決呂氏因封侯之餘俗採禮官之舊

儀故戴聖採十二紀之首為十二月令存周禮之典其

故匪他仲尼以尊魯而取美於頌穆公以尊周而見序

於書左氏以豔富稱誣穀梁以文清為婉范甯序事其

義則詳樂書因秦而遂亡空有河間之制夾氏在傳而

不見唯餘班固之說謹對

知合孫吳可以運籌決勝策

問朕聞武以保大定功刑以禁邪止殺軒轅三皇之聖
莫能去兵陶唐五帝之聰時猶振旅故知體國經野宜
有吊伐居安慮危可無預備朕纂承丕業虔守大寶因
祖宗之既康恐文武之將隆兢兢戒慎翼翼憂勤而德
教誕敷烽燧尚警三邊每勞於征伐百姓不歌於耕鑿
言念于役深軫於懷所以日旰忘食中宵輟寐思謀臣
以制敵折衝於樽俎索名將以守邊降伏其戎寇行何

法也得致斯人哉子等藏器待時呈才應命盡陳古今
之事備詳攻守之策至時賢著述往彥勲庸兵法有五
十三家宜分其四種漢臣有二十八將自比夫幾人景
畧可逮於孔明張遼得齊於關侯斛律光賀若弼近代
之用誰優我李勣與李靖先朝之光誰最又邛南一方
之地磧西萬里之域將棄之以促境寧守之以勞人鎮
梁州至於流沙軍隴坂至於積石險阻要害予疑汝明
秦中歲役於防水若為釐革代北年疲於禦塞奚所變

通薊門屯田何術以休其弊柳城梗澁何籌以繫其虜
凡此邊廷今為重鎮何經何見何履何歷若兵不獲已
用何竒謀貞我師旅使有征無戰必文可來之施何異
政柔彼夷狄使懷惠畏威咸述爾能直言其事當有昇
壇之拜佇伸推轂之寵

對

楊若虛

對臣沐清化忝紆黃綬屬陛下聽鼓聲之音載懷將率
郵邊鄙之聳思輯軍容臣竊歎三隅未寧為日久矣不

以庸菲謬膺推薦恭承大問俯踏玉陛咫尺天休以抒
情素臣聞古先哲王鮮不征伐禁暴止亂咸以為人思
患預防實為善政伏惟陛下允恭克讓虞守四表俊乂
咸理以孚于人猶恤彼勤勞求茲政道實天下幸甚臣
聞事適於務則理有成法宜於時則功可建是以廣采
輿誦詢於曷言不以人廢言不以欲違衆故計濟事立
利倍功大完軍保勝道泰人安雖三邊未清而百姓不
弊臣聞或多難以啟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守宇天其

啟此邊難以警陛下勤於政理以致和平因定荒亂之
宜以為子孫之業也不然者豈聖明之時屢有斯寇今
若以明視遠以聰聽德欽崇天意允釐庶績制以官刑
儆于有位愛敬立於親長始終協於家邦崇禮以致賢
脩德以來遠言合于道雖賤必行議乖於政雖貴必罰
謀得其要必申瓜衍之賞刑當其理不貽戮僕之愆則
在廷之官足以致化臣聞燕昭立館以報強讐越踐自
勤竟雪深耻景畧用而秦道霸孔明起而蜀業成豈明

明之朝不如區區之國其珠玉無足愛之必至賢良思
用求之必來惟陛下知與不知用與不用苟得其任何
憂制敵降戎而已哉必資聽之不濫擇之無失審甄其
操履明試以言謀之以八徵求之以五聽穰苴進於晏
子韓信用自蕭何是以君人勞於求才逸於任使舍人
求勝臣以為難臣聞自古用兵成敗相半賢者得其大
愚者得其小莫不同用於法焉至於戰勝攻取無出三
事類文校義分為四種記之金策具於玉韜漢臣以之

撥亂輔時上應列宿振威耀武咸得其才以臣之愚何以堪此然守終持滿竊仰鄧禹之能勅敵神謀頗懷馮異之畧至隱若敵國思其奉上之故亦採於一善未致其全若景畧比於孔明功當術淺張遼比於關侯壯劣情優斛律光著破虜之功賀若弼有平陳之績論其攻戰則可齊肩語其才雄此或先駕彼亡隋之任士內用寵戚外階朋黨忠言死於逆耳國命出於讒言政以賄易功以財成鴈門之圍兵士以微而不賞浪河之敗許

公以親而不誅天下分崩人受塗炭是以李勣與李靖為國家用因隋亡之臣致有周之業靖則克勝其任匈奴於是破亡勣則能達其謀高麗以之終滅謀功比事勣可同年以功取人靖以居上臣聞惇德允元柔遠能邇王者無外守在四夷張綱棄兵竟和南國充國不戰亦定西夷若李牧以居邊魏尚而為牧遠和邇鎮固障持邊遠和則不勞邇鎮則居逸是謂釋遠謀近逸而有終然後明其伍候守其交禮謹其走集誠以不虞足以

輯和士庶羈縻夷狄何必棄南邛之戎捨磧西之地隳
先朝之業致將來之誚焉蹙國挫威臣所不取臣又聞
華夏者國之心腹邊陲者國之支體若心腹充盈則支
體無害古既守之不損今禦之而何失古以之足今以
之虛非古今有殊理實授非其任然東自榆林西至蒲
海限之以亭塞隔之以山河啟玉關金微之險有臨洮
墨鷄之阨飛狐白石爰在并汾木峽土門出於幽薊李
靖距頡利於峽口終絕南侵李傑敗王師於榆關遂貽

東難險阻不異成敗乃殊以是言之非才莫可今若漸收塞上之士申晁錯之謀安輯雲中之人曉嚴尤之術保以邑落守以城池求賢良以為守習農桑以為教敵至則收其積聚使野無所遺賊去則伺其虛危使兵不失利則秦川歲減於冬戍代北不懼於秋犯臣見薊門屯田防軍寇之乘攻守餘暇務耕耘之積省兩河之粟資三軍之費但使役之無擾何憂兵以致弊軍既未息此安可停臣聞取亂侮亡書之明義固險而守國之恒

政若柳城之寇不虐於邊人鴻臚之賓未絕於來使則
養士卒以待其衰也必若虐暴邊隅須申致寇之畧如
其毒痛於下方興問罪之師任之以智能申之以謀策
明賞必罰教人以信山林水澤之陣識以權宜父子兄
弟之軍赴湯蹈火然後揚兵耀武示之以威則師旅以
貞夷狄柔服惠懷無戰其在於茲若但行以秋霜之嚴
而無時雨之澤不計而動離怨在心驅以合敵貪以取
敗既輕有生之命求幸白刃之中使天威挫衄者臣竊

恨焉易曰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此之謂也臣以不才展
劾州郡每懷報國屢上微言神龍二年進狀論沙場喪
敗開元四載投匭言降戶得失鑿駕西幸又於河中府
上表并進柔遠論一首而才微理拙不蒙顧問制問曰
何經何歷敢不盡言臣識淺才微罔知攸據至若昇壇
之拜推轂之寵豈可一策所能及愚臣暗昧不足以當
之俯伏惶恐若履冰谷謹對

同前

張仲宣

對臣聞玉弩垂芒耀明威於紫緯金方戒序凝殺氣於
丹霄然則負宸登樞規七衡而立辟垂旒御辦法四選
以詳刑是故黃運披圖靜妖氛於涿鹿丹陵啟業耀佳
兵於洞庭伏惟陛下陟上帝之耿命順下人之樂推總
不測之謂神包混成而為道然後運天地日月以臨之
洩雷雨水火以育之宣道德仁義以綏之張禮樂刑政
以肅之然則宿離無忒天清也海外無波地平也左學
上庠文明也保大定功武威也由是東西沉潜朔南浹

洽草木咸若昆蟲無夭猶且日慎一日雖休勿休俯狗
謙光循易象之明義降詢得失追漢策之高蹤所以廣
訪芻蕘旁求道路臣戎旃賤伍樗散陋容策蹇以忘疲
勵弱而知倦猥茲庸菲充賦闕庭奉詔慙惶啟處無地
所冀齊庭設炬九九之術先收燕館初開先尊郭隗而
已敢緣斯議庶竭丹誠制策曰思謀臣以制敵折衝於
樽俎索名將以持邊降伏於戎寇行何法也得致斯人
哉臣聞晉謀元帥漢召材官必資悅禮之英咸選良家

之子誠請秋風授律吉日拜將收不疑之十計問子明
之五策賞必以功罰必以信則良將斯至矣大功可舉
矣制策曰兵法有五十三家宜分其四種臣聞習手足
便器械積虞闢具攻守伎巧之兵也權德刑隨斗繫因
五勝解鬼神陰陽之兵也雷動風舉後發先至離合向
背而應變無常刑會之兵也守正而用竒詳形而計戰
兼伎巧包陰陽一作謀權宜之兵也然後憤之以仁義信
之以賞罰以我直而權其曲以我智而薄其愚以我和

而制其離以我治而乘其亂故雖孫吳再生亦不知為
敵人計矣制策曰漢臣有二十八將自比夫幾人臣聞
漢有二十八將者上應二十八宿也或以文雅光國鄧
禹有決勝之奇或以武能威人吳漢有綏邊之畧功論
樹下馮異之績彌彰冰結河中王霸之誠尤著臣以卑
賤夙無器業竊循運合聖恩不次得叅賢俊之末安敢
自強而比哉清問猥及臣當萬死制策曰景畧可逮於
孔明張遼得齊於關侯斛律光賀若弼近代之用誰優

臣聞景畧之功也孔明之績也張遼之謀也關侯之烈也斛律光之勇也賀若弼之畧也廣論之則耀靈不駐畧談之又書不盡言景畧之佐秦堅纔騁如熊之捷孔明之匡一作輔蜀主克著卧龍之名張遼運籌之方可以歸之於先軌關侯搴旗之効可以論之於後塵賀若弼之破陳軍功先諸將斛律光之扶齊國名劣衆人以次而言斷可知矣制策曰我李勣與李靖之功誰最者臣聞李勣者智也仁也勇也嚴也躬教可以圖始心教可

以保衆自伐三韓克清九族所以東夷之人不敢西向也至於李靖者安可同年而語哉大征北狄詎見絕其餘氛授鉞南蠻寧見殄其遺寇所以蠻胡猾夏邊鄙亟聳者良由此也制策曰邛南一方之地磧西萬里之域將棄之以促境寧守之以勞人鎮涼州至於流沙軍隴坂至于積石險阻要害予疑汝明秦中歲役於防水若為釐革代北年疲於禦塞奚所變通薊門屯田何術以休其弊柳城梗澁何籌以繫其虜凡此邊庭今為重鎮

何經何見何履何歷臣聞膜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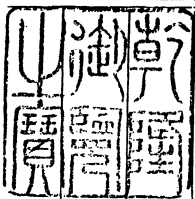
一作晚
樂浪縣名

憬裔既崇

於弔伐昧谷遐方實資於鎮撫徽亦柔止猶聞遣戍之
詩瓜時在期尚起踐要之役今欲明守邊之術開斥地
之制緬惟經筭俯訪芻蕘聞鄙術何足以觀之夫先
王馭道也必專其邊守疆以戎索恃吾有以備懷其所
以來招携以禮懷遠以德今丸山在境猶發渡遼之師
葱河卷祲仍開拜井之屯勞人遠役其何以哉若乃務
廣其土以疲其人宿兵於無用之地勞師於不禦之俗

聖王之道未足前聞制策曰若兵不獲已用何奇謀貞
我師旅使有征無戰必文可來之施何異政柔彼夷狄
使懷惠畏威臣聞季梁在隨楚朝罷議仲尼居衛晉國
折謀語曰死諸葛走生仲達陛下誠然德音發於帷幄
清風翔於無外大啟爵命以示四方拔將選才各盡其
用急善同於饑渴用人疾於應響杜邪佞之門廢鄭衛
之樂混清六合寔由乎此雖西有不羈之寇北有不賓
之虜征之則勞師待之則無益故班固曰有其田不

可耕而食得其人不可臣而藩來則懲而禦之去則備
而守之蓋懷惠畏威也但以日暮途遠汲深綆短文不
逮意書何盡言謹對



文苑英華卷四百七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苑英華卷四百

七十九至
八十一

詳校官庶吉士臣柳邁祖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 鈐

校對官中書臣鮑之鍾

校對官中書臣金光悌

謄錄監生臣許紹錦

謄錄監生臣黃廷璧

欽定四庫全書

文苑英華卷四百七十九

宋

李昉等

編

寧邦

臨難不顧狗節寧邦策三道

經國

文可以經邦國策三道

長才

長才廣度沈迹下僚策一道

應臨難不顧狗節寧邦科策

長壽三年

第一道

問若濟巨川必憑舟楫之勢將興大厦實佇藥樞之材

聖皇提象膺符順天革命變澆風於易簡濟一作躋薄俗

於醇醲未明求衣日旰忘食無遺庖一作魚鼎不棄芻蕘

聞逆耳之言欣一作怡然啓齒聽犯鱗之說假以溫顏緬

懷六一作七聖之規勞求五臣之俊至如臨難不顧知無

不為獻替惟懼匡過補缺爰自御命之流並應搜揚之

旨子大夫博古強學見賢思齊一善或同一作咸千載

相遇肇自漢魏以及梁陳若斯之人者一無布在方策

宜具載一作陳年代各叙徽猷無憚米鹽用旌多識

對

薛稷

對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是羣龍無首虛已明庭
之上鼯鼠全身深穴神丘之下故有勞於一饋不輟子
高之耕待以三旌無過屠羊之肆懷乎朽馭一作慄既
識為君之難跼此春冰未見為臣之易然而夢弼降佐

風起雲從其天祐之俊又將至當今制賢以祿制爵以庸設言不違式化厥訓霸王騏驥翼天駟而齊衡社稷元龜升帝寶而負兆猶是幽芳在採雲逸來羈垂倒景之懸光燭重泉之沉隱故遠臣得離山草比獻野芹瞻望天臺數跡對曰帝德廣運六臣參其業天道大明五帝陳其序猶黼黻之章五色鼎鼐之飪五味五靈之効禎祥五音之和雅樂若乃同義變力古人中求則紀信誑項以免君王經勿頸以紓國九鄉居府王脩從赴難

之義二國合圍路中無返言之失漢帝之憚汲黯陳王之
畏柳莊社稷之臣於是乎在恪居爾位勤不告勞則蕭公
堂堂吳漢糾糾馮豹伏於閣下黃公宿於臺上憂公奉國
可以不謂忠乎書誠面從詩詠司直犯顏無隱求福不回
周昌之比漢高同乎桀紂劉毅之方晉武類彼桓靈申屠
剛之輒車鍾離意之排閭史魚是慕直在其中聖人闕議
君子謀道張良之翼漢王郭嘉一作之協魏主宋武之得
穆之齊高之得褚彥定策決勝謀夫孔多蓬矢桑弧有志

四海飛旌插羽道好二同膠柱豈調絃之術飲冰實將命
之難陸賈南行責蠻夷之失禮陳湯西討誅單于之暴慢
終令趙佗貢職郅支傳首竹帛所載斯其庶乎謹對

第二道

問自周星攢耀漢日通輝象教聿興苾芻鬱起眷茲和
衆因果為先伊此法門棟梁攸屬我皇光膺天授託降
閻浮弘八解之要津啟四禪之幽鍵濟含生於彼岸證
圓果於中天紺宇巍巍緇徒翼翼莫不譽高澄什聲重

安遠振三翻於辨園悟兩諦於談筵飛錫煙蒸乘杯霧
委蘭艾因而或操玉石由是難甄迹雖遲於玄關名乃
編於白屋若欲令沙汰促以金科將恐乖智海之弘規
匪提河之遺範然則經行之所在釋氏而含容朱紫分
區談王化而期切死一作死張之術去就何從

對

對曰竊惟善本無生茲緣常寂捨身捨智涅槃之行可
觀不動不定般若之名已立尊容聖質剖碧玉而恒傳

欽定四庫全書

文苑英華
卷四百七十九

四

寶相靈模鑲紫金而尚在運二儀而迴掌巍乎實力極
萬物之濡足皇矣能仁是以付受有歸鬱興尊記知來
之鑿遠明於萬劫祚聖之符大啟於九部始則江漢廣
被終以闕河積學由是名僧輩出賢象肩降道行息於
顧澄什而服侶戒梵禪結視安遠而俯孩雖蔥嶺伽藍
涉流沙而西極白木聚落浮漲海而東馳聖教之興為
期為感此句疑但敬重堅固有悲忍之大權循習護持有
煩惱之深淺物情以之勤切俗慕由是懇到苟求利養

或滋貪濁濫名竊服行偽學非魚目叨珍遂入摩尼之寶
烏鵲借類便假伽藍之翼謂宜宥而勿罰限其自新卷迹
緇林之遊反服白衣之役則慙一作慙愚受智寬令四飛辨
是決嫌浮食一變九色揚翰不謬於楚雞六官流聲豈混
於齊士庶人無量在釋典而雖弘出家有限憑國經而必
恪維摩之入諸必疑作必藏尚為居士之身菩薩之惠其神
通由特在家之誠未虧平等何妨一作方慎擇謹對

第三道

欽定四庫全書

文苑英華
卷四百七十九

五

問神農王一無王字曰金城千里湯池百步而無粟者不一作弗
能守也然則師出以律咸資於糗糧兵雖尚奇必藉於流
衍皇周八紘有截四海無虞折衝樽俎之間旅軍衽席之
上而吐蕃小醜時擾於沙場默啜遺克偷生於玉塞由是
任以精卒寄以邊陲車徒置騎實賴防禦飛芻運粟輓轉
之弊一作飛芻輓尤深疆理屯田播植之功難就欲使人
無憂於半菽歲有積於如坻強國富疇佇聆良策

對

對曰持人之術地著為本應敵之道糗糧為先故李悝
盡地力而創謀本能強魏衛鞅開阡陌而急戰終以霸
秦當今三壤既平九稅有職倉庾陳積秬充仞山川
効祉而咸叙陰陽感化而致和狡戎黠羌不討之日久
矣天有星象以分其區地有山河以致其險素野遐曠
玄國寒涼塞下三春未辨重重之樹河邊九月已落青
青之草我后惻隱巖廊之下垂拱衽席之上聖智備天
地神武動山岳悠然遠覽白露涼秋建日月朱鳥之旗

樹風雨蒼牛之艷

疑

將帥良猛謀慮深長猶重息人未

脩伐鬼而犬羊無檢時驚邊柝定遠侯之功畧還出玉
門戍校尉之七營更連金郡麻奴小醜敢懷凌斥之心
榆鬼殘祆仍延晷刻之命結山豪而嘯聚驅穀馬而陸
梁百萬之師糗糧易盡空虛之地轉餉難集良可追蹤
墾草取彼大田脩充國之舊圖採威明之遠筭將軍素
勵爰興斷河之術都尉垂強畢畫通溝之利舉農夫而
休戰士息轉輸而用耕牛智効其謀勇奮其力資虜金

之如粟籍邊馬之如羊賞士犒師選騎館穀或休垣罷障城滅途殫然後坐鳳凰之臺驗麒麟之貢王旅凱入豈不休哉清問徒訓疑危言每竭短才杼軸景夕貽憂謹對

文可以經邦國策

景雲二年

問三雄鼎立四海瓜分魏氏獨跨于中原孫劉割據于南土五勝更襲唯受命以當塗四大居尊咸仗義而稱帝二十八宿指躔次於何方三十六郡列封疆於何所

醇化懿綱非無寬猛之規愛國治人自有弛張之度皇
皇祖考並建鴻名眇眇子孫俱聞失德為功業之厚薄
而存亡之後先至如獻納忠規縱橫武節既自方於樂
毅或見比於張良各有其人詳諸史傳所行事迹咸請
縷陳

對

晁良貞

對曰漢代崩離三光分景齊暈盪析九土殊方權備割
據於岷吳瞞丕纂圖於冀充火行土德則有攸歸紫色

蛙聲豈無兼峙策曰二十八宿指躔次於何方三十六郡列封疆於何所至若畢昴為大魏之郊井絡應庸蜀之分星紀直奎吳之野婺女寄虛越之精此其躔次也至若常山鉅鹿孟德之設教會稽豫章文臺之建國考廣漢捷為之地實夜郎玄德之邦星土之殊於是乎在策曰醇化懿綱非無寬猛之規愛國治人自有弛張之度皇皇祖考並建鴻名眇眇子孫俱聞失德為功業之厚薄而存亡之後先者且夫天命不諂帝圖難僭劉既

備矣當禪與人此乃事本於元符何止功殊於厚薄祚窮安樂不亦宜哉至於魏主以雄猜之姿虎噬河朔吳王以英威之畧鳳起江南欺孤有言貽譏於石勒令圖發論見稱於陸機蜀滅於前吳亡於後物之理也夫何足疑策曰至如獻納忠規縱橫武節既自方於樂毅或見比於張良各有其人詳諸史傳所行事迹咸請縷陳者山川出雲賢豪擇木英英文若見比於留侯桓桓孔明自方於昌國聞九錫而殊議節表純臣荷三顧而知

思身歸奧主命畢空器不其惜哉威餘返旗蓋亦奇矣
大者遠者斯焉取斯謹對

同前

鄭少微

第二人

對漢氏失德魏圖爰啟孫劉建號唇齒相依咸能廓帝
緒以定業振皇綱而握紀雖數有五勝運鍾當塗而土
無二王終殊霸業然則封疆畫界俯稽於地理瞻星揆
景仰煥於天文東井發曜於梁岷傍分屬漢南斗連輝
於吳會遠接荆衡詳魏土之分野當畢昴之躔次伊洛

列山川之郡曹公居四隩之中毗陵在吳華陽惟蜀疆里所得其在茲乎至於開國基行政令咸垂統履順水傳來葉創業興緒克昌後昆終數代而一何倫比雖鴻名休德將崇貽厥之謀而繼代守文頗著聿脩之美是以堂構始於祖考功業由於厚薄負荷因其子孫存亡以之先後至於忠規動俗武節冠時異代齊名孔明自方於樂毅死而可作文若偶比於張良懷獨見之明既一謀於匡濟行闇合之策終不謝於孫吳謹備諸前庶

幾萬一謹對

同前

雍惟良

對天命靡常地變其宗三雄鼎據分割乾坤或利近江
海銀銅之湊或邑居河洛桑梓之餘用能仗風雲采松
竹開物成務廣運靖人至如仰緯星躔傍分列郡成都
應乎井絡建鄴開於斗牛若乃發跡譙墟圖光畢昴竟
能一紫宙之意兆黃精之符然而物運弛張得失成敗
此關諸天意也諒非人事也豈功業之厚薄何存亡之

先後長想前修載述古跡且為人臣者善指事之要專
切直之言然則荀氏之比張良沉機已迅葛侯之方樂
毅希古自高俱能明允克誠興光大化代收其器人獻
其謀觀國以取肅軍容退惡以力扶王室其理甚博厥
美惟先畫為九州時更七代徒勤短思有媿縷陳謹對

長才廣度沉迹下僚策

證聖元年

問四岳疇庸羲和代掌其任九官命職稷禹不易其能
逢化久以庸一作康時藉功深而成務洎乎嬴劉以降曹

馬承流罕為官以擇人直循資而就列或十旬而登三
事或一日而致九遷遂開趨競之門莫守代工之美國
家網羅羣彥驅駕時英其政洽於至和其人淳於太古
今欲削漢魏之遺法復堯禹之遠圖能其事者永守其
官稱其職者不遷其任增秩賜爵用申勸善之規金帛
璽書載表優賢之義變通之理尚或多端用捨之途佇

間良筭

一作
策

對

張

倚

登科記
作漪

對昔者明王之御天下也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之以
后王化之以師長用人弗及私昵建官惟在賢才夫難
知非獨在於今日故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自生人以
來有國之主莫不得賢則治失賢則亂此乃自然之義
百王不能易也是知賢人君子國之所急詩曰南山有
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邦家之基言人君得其賢臣所
以成其美化廣其基業也遐觀歷代聖王之求賢哲也
義匪一途或精選以取之或降訪以得之有營之經載

而始獲有求之不日而便至遲速之理雖異輔弼之職
不殊黃帝勞於夢想而感力收誠之至也唐堯務於疇
咨而致夔龍訪之審也至唐虞之黜陟幽明三考就績
夏禹之顧盼空谷之起成名殷宗託夢於傅巖姬文遊
心於渭水此六君者可謂勤於求賢而善於用人也故
能使元凱就績申甫登朝道濟五臣功宣十亂康良作
誦喜起成歌人無險詖之情代有雍熙之樂由庚入詠
天保為詩下懷報主之心上荷受天之祿書曰百僚師

師百工惟時庶績其凝此之謂也斯並政符大道理合至公委質能臣之一德所以天工可代人爵攸宜憑久化以濟寰瀛藉深功而安宇宙暨戰國之代王道寢微各佇英賢或雜或霸楚襄勞持金之聘燕昭躬擁篲之禮空聞僭號之議未覩升平之業雖桓公之有仲父晉侯之獲趙文委任責成共登霸道唯勤鬪爭之理不務淳和之績而動乖王度舉違帝典故五尺童子耻之不論况所由齷齪何其卑也秦皇不仁虐亂是極儒生填

於坑井詩書滅於煙火忠貞清白以為徒苦諂佞邪媚
謂之至公卒以覆亡為後代誠實由遠賢近佞使之然
也漢高祖雖不好儒然亦任用英傑登壇而禮韓信輟
洗而迎酈生委蕭曹以股肱寄張陳以社稷至孝武之
代儒學漸該採董仲舒之策始令郡國貢舉於是賢良
方正之士霧委雲集其晁錯公孫弘匡衡蕭望之輩並
繼踵而至故當文景之代號為得人詩稱濟濟多士文
王以寧漢所以寧者亦士之力也光武仗吳鄧以立功

任賈寇以起事拔竒取異決自於心爰至顯宗中興於茲為盛由此而兩漢之代數百年間陟正黜邪褒善貶惡雖不襲唐虞之法亦去煩芟亂幾乎大成矣逮獻靈之際姦猾縱橫升必以財進不由道於是縉紳潔白之士疾之若讐乃曰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龜至乃懸爵而賣之列價而爭之守正道者以為陸沉由斜徑者謂之智變衣冠為之失序賢哲由是潛藏遂使社稷喪亡後嗣覆滅悲

夫此伐檀所以興刺黍苗

一作黍秀

所以勞歌無他故焉賢

人不得進也及乎當塗啟運典午開基陳羣制九品之
條劉毅興八損之權故曹義疾其闊遠孫楚以為鬼錄
遂令權要歸於中正威福去於天朝臧否任情品藻乖
次宋齊之季梁隋之末聘士求賢罕聞稽古棟橈鼎折
唯見陵夷既同自鄙之譏詎勞更僕之說聖上覽百王
之得失立萬代之規模大開舉爾之科廣陳訓迪之典
用與不用賢否各稱其能材與不材輪楠並當具任小

人去位疾之猶若寇讎君子盈朝求之恒如不及故得
百僚無濫九有昇平不聞濡翼之譏永絕爛頭之誚仲
長亡越級之論賈生無調下之悲今欲遠服堯禹之蹤
近棄劉曹之法增秩令其永任錫帛許其不遷使官不
易能職遵代掌雖優賢之義有所會通而隨時之談或
恐未可何則太古敦朴務靜人希敦朴則易淳務靜人
希則易理故不勞而功可就今聖明撫運才多俗阜俗
阜則事煩才多則理劇必資明哲獨任不以避嫌但使

委得其人數遷何妨化理如其用失其理久任豈廢功
虧愚管所窺以為如此大體期於不濫所務在於得賢
苟違此途未知其可謹對

文苑英華卷四百七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文苑英華卷四百八十

宋 李昉等 編

方正

賢良方正科策二道

沉謀

沉謀秘畧科策三道

賢良方正科策

神龍二年

問妙盡黃間期於

一作

百發術該

一作

玄女寧無七縱

聲苟中律不憚撞鍾之求服必稱儒何辭解衣之試况
今徵工意匠寡秀談叢臬鸞即事於分區牛驥佇從於

別阜謂其凌厲顧盼以雪陳琳之耻

一作陳
侯之疑

何乃罔敵

遷延不答馬卿之難豈時英所病共設於翟圃將高尚
在懷不屈於周黨薦舉之法抑有多途取捨之方莫能
折衷何則含光隱迹不盜處士之名介立寡徒安獲知
已之薦舉逸之法應有通規取捨之言非為一作盡善
文武之道方冊所不墜德怨之報人情之大綱射為諸

侯杜預無穿札之力士為知己崔洪有挽弓一作弩之悔

相圃澤宮失之遠矣子皮鮑叔夫何言哉一作夫何有哉舉賢受

賞非才有罰國柄一作秉所加期乎必當驗之從政效無限

斷之年試以一作之文才智有遲速之別知而不舉聞譏竊

位舉而非一作非其人寧當顯戮臧孫之犯既是虛刑子聞之

辜復當何典內外齊舉援親豈不致嫌師錫具陳行慶又

誰為首凡此岐路罔識攸從遲冀如律或作知津弘其利涉

此題四百七十三卷重出前已削去注異同為一作

對

蘇晉

對物以類昇方以類降故小大趨捨未始離乎類也所謂同聲相應同氣相求雲從龍風從虎

當作武

時其效歟

矧惟生人懷五常含好惡自然之勢也安可處非其類乎斯固士君子砥行立名伸首抗迹思欲奮迅泥滓凌邁雲漢與鸞鳳為伍矣豈不能折其鋒沮其目誠謂類有聚羣有分下流不可久居且無其時猶欲干進之若此况乎師曠傾耳卞氏拭目將欲察異音求竒彩苟有

留者誰肯遷延於解衣之試哉策曰薦舉之法抑有多途取捨之方莫能折衷何則含光隱迹不盜處士之名介立寡徒安獲知己之薦舉逸之法應有通規取捨之言非無盡善者夫人洪疑然則淵其心飾其狀不可知以貌不可窮以言將為辨者不可也求乎其端或有可知矣夫天之巖乎其下者施人以氣地之坎乎其下者成人以形高下之間不可逃者形氣而已矣氣之積者彰乎形形之動者感乎物彰於形故可以象察感於物

故可以類求察其象長短之材可量矣求其類邪正之氣可識矣雖則含光隱迹介立不羣終不能以形逃不能以氣隱明矣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馬廋哉人馬廋哉古聖王之觀人也未嘗越於是取捨之言非不盡善也但夫懷詐飾偽舉世有之干祿者不盡善舉人者不盡智或以勢逼或以利興觀象察言以難其識附威藉利一作藉利諛媚其心有於此者則取捨之方何所施矣嗚呼負舟登山誠難事也策曰文武之道

方冊所不墜德怨之報人情之大綱射為諸侯杜預無
穿札之力士為知己崔洪有挽弓之悔相圃澤宮失之
遠矣子皮鮑叔夫何有哉夫射者先王所以定人之心
和人之志亦以示其威儀耳以為諸侯分我茅土育我
黎蒸撫有威衡持秉生殺當審心定志敷德遵和故為
其立飲射之法以導達其志不在穿札貫的矣子曰射
不主皮即其義也則夫麗龜貫石者將武夫之伎耳非
不侮鰥寡保其社稷之業夫有大功者獲大賞異哉當

陽誠無間然矣古之君子冠業而立於朝則必有益於時矣以為益時者莫先於進賢苟得其人則沒齒無怨矣又何可顧望默識乎子曰定其交而後求夫古之人定其交者將弘濟時務克清世幾恐夫道不吾行才為時棄是用定其交求其達豈徒跼促存於情之所好哉若以情之所好相求則是便僻比周之人豈得為文雅君子乎崔侯必不以挽弓為悔假使子皮薦國產叔牙舉夷吾終不能光興鄭邦匡合齊社亦未足以紛昭載

籍矣策曰舉賢受賞非才有罰國柄所加期乎必當驗
之從政效無限斷之年試以文才智有遲速之別知而
不舉聞譏竊位舉非其人寧當顯戮減孫之犯既是虛
刑子文之辜復當何典內外齊舉援親豈不致嫌師錫
具陳行慶又誰為首夫天之平分萬物體不俱舉有其
才疑者童其首揮其翼者兩其足德不必備才難盡善
其人善於政者不必有其文工於詞者不必敏其事書
曰無求備於一人詳矣先王均其曲直任之事宜物各

有所長工拙不相害矣故書曰明試以言車服以庸則堯試其人以官備在方冊矣夫政有序化有漸時有險夷功有隱顯為政者當責其歲晚不可中道而廢也施政立德不過乎三年人情大可見也孔子曰晷月而化成書曰三載考績何得無限斷之年歟夫文者貴其能書理論四字疑宣道其業非得意之實乃無意之筌歟夫傳曰言以足志文以足言又曰非文無以自達苟欲考之文詞求之遲速則志有可得在政斯亨言之無文用

亦何害且夫官爵者至公之器也薦賢者至公之道也君子持至公之道守至公之器進思盡忠何可回隱復俛薦嫌疑親讎之間哉昔者先王之立制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舉非其實寘其阿黨之誅薦得其人介以彙征之賞行慶之典不偏于師錫矣時理則德存世亂則道喪難乎魯無君子楚不足徵使子文安居臧氏無咎痛哉政不難矣不有仲尼薦賈之喻千載之後何知其過焉謹對

又賢良方正科第一道

問朕聞處域中之大據天下之圖莫不設筮以思賢解
琴而願化雖君唱臣和而明鮮晦多所任者或非其人
所行者儻乖其道歸於浸弊罔弗由茲朕寅畏上玄負
荷先構靜言為國有若涉川風俗未淳政教一作聲猶鬱
黎元寡遂鸞鳳不臻當佇永懷良深愧歎子大夫講聖
人之高議明王事之大綱蓄憤謀忠歷年載矣何施而
反本於古何用而救末於今何術而人物阜安何德而

神靈滋液爾其無隱無忽悉之究之通其條貫朕當親覽

對

闕名

對臣聞聖人法天而理察道而行心膺俊賢子惠黎獻使恭爾位人樂其業朝無糝政俗詠康哉書曰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人從乂此其謂也雖根英異輟火木殊途革去故而鼎就新變咸池而歌大夏然而無易茲典其故何哉蓋以因天人之和順陰陽之數不

可替也皇上道高西聖德邁南薰黃龍薦圖翠鳳為寶
至於膺正厯享靈符朗七曜於銅儀安萬人於寶厯延
祥降福陟酌疑登封八表黎元歌皇風而周地絡四夷
酋長頌玄化而建天樞此皆以刻於玉版載於金匱為
帝者之祖宗與乾元而始終至於坐衢室端冕旒寂然
不動感而遂通赫赫明明之美無聲無臭之化固以榮
竟宇宙發揚神人振古以來未有如斯之盛矣猶復寅
畏上帝憂念下人思反朴於鷄居佇遷訛於鴻古夕惕

勤止良以一作已深焉爰降綸言俯詢輿議此陛下冲謙

之道也愚臣何足以知之然而忝跡明時敢忘披露臣聞帝王之道藉英彥以張風邦國之圖資謨明以垂化故能庶徵有序美政無虧當今制禮作樂懸章布憲可謂文物大備刑政中和而紫宸弘卷舒之風黔首罕阜安之業者良以官僚空曠守宰荒寧不能宣裕皇明洗蒸徒之耳目發揮神化變澆薄於閭閻夫遷物化人著誠去偽豈惟君上之道實亦官聯之職故文翁好儒蜀

學比於齊魯毛玠崇質魏士素其裘裳是知易俗移風使天下迴心而嚮道者非俗吏之所能為也故董生云黎人未濟皆吏不明使至於此也賈誼亦云下之有過吏之罪也夫聞伯夷之風者貪夫以廉見柳下之跡者鄙人能恭故曰教人莫若垂範垂範必仰良材阜俗莫若興農興農必由循吏且擇賢而處其弊猶濫負乘為政何以克堪今若選英傑而實百僚自朝廷而及州縣咸令法易簡之道慎德刑之教賞以春夏慎其濫矣罰

以秋冬敬其刑矣夫賞刑中則庶人安庶人安則財用足財用足則百志誠百志誠則天人和天人和則神靈滋液矣然後垂訓而理勤法而行宣九式以均財脩六禮以節性明七教以興德齊八政以興邦道格元亨風還太古時雍之和可致濟俗之義可弘唐虞之美可逾文景之聲可越謹對

沈謀秘畧科策

第一道

問西自臨洮東洎滄海延袤萬里控扼三邊林胡不賓
犬戎猶梗守之衝要備其窺窬聚多則戍卒不克布少
則敵人莫禦用捨之理揚摧而言立鎮屯兵其來非久
懸道分列自昔猶安李牧守邊匈奴竄伏魏尚為郡郊
壘又寧今欲悉罷軍城委之牧宰敬達嘉詒將獻吾君

對策

王昂

對昔者大刑甲兵陳諸原野次刑鞭扑致之市朝將以
閑邪防淫禁暴禦亂乃覲千古茲率厥常我后光膺寶

命誕敷文德建皇王之中協時雍之化聲教遠洎無思
不洽猶恐至道未孚邊亭或聳爰招集謀畫之士議諸
疆塞之虞斯誠居安慮危之深策也顧以蒙陋庶能無
聞將何以副沈祕之求奉對揚之列恭承清問敢不薦
其聞矣臣聞夫為國之道必在任賢保境之方必先擇
將國家授武秩設邊防東自榆林西連蒲海可謂制度
秘遠典章大備而猶以遼靄未清湟烽或照者但未得
其人耳今若垂旌揚之期崇獎激之道用不求備任惟

其材舉吳起則捨其貪推穰苴則畧其賤務升智術勿
限資年則將得其人矣既得其人必能撫其衆必能盡
其力將得其材以之東鎮則林胡清以之西征則犬戎
息何憂乎制禦之不足多少之為患也若乃布化宣威
實資牧宰守全保固亦在城池則知牧者邦國之先而
疆場之主也疆場無主則啓戎心戎心之生人慢其政
國之患也今者選建良牧委之臨人脩緝軍城足以禦
敵則可以捍我中宇緩彼邊眚何以廢城然後為得謹

對

第二道

問用兵制敵先資良將搜竒掇異昔賢病諸厚貌深情
最為難辨受金善盜終而有益至如清言要理行之則
違強力暗通口不宣意臨問定職何以分之李將軍簡
易使人程不識刁斗嚴衛張飛勤於禮士關侯接於常
流四子所施幸甄優劣兩適為用何斯短長今邊烽未
亡善將懸急試可淹於歲月拔萃昧於玄黃子其直言

以祛未悟且三全五事十過九差何所廢興何所施用
理國之貴何首愛人之道何為各書名數佇濟邦國

對

對登壇分閫之傑行已應物之際顧雖愚蒙嘗聞之矣
莫不蹈仁履義以脩其身奉公減私以樹其政但人無
求備用各有宜十哲分科八能殊術吳漢則訥於詞理
衛玠則善於清言今若取陳平之謀須捨盜金之行用
杜預之智豈資穿札之能雖厚貌深情古人所病而收

長棄短先達格言伏願徵之以九徵求之於五德甄其
操履行以智謀雖言貌難分而華實不昧擇能而用斯
則可矣亦何憂良材之採掇官職之不分者哉夫簡以
臨人嚴以應物嚴則勞而後濟簡則逸而能通勞逸既
殊得失斯在孟德擇士而禮雲長接於常流為道不廣
固宜劣於張飛出門重禮誠合優乎關侯各隨時而任
用夫何擇於先後當今邊隅尚警征役未息必資良將
方立竒功若拾竒傭保之中拔異淪滯之位則玄黃可

辨衛霍斯在夫兵之術語聖人所止後代故作謫書以
寄勝於天道也故曰天地鬼神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
聞指虛無之形不足以制勝故人存而不務也則知吉
凶之兆盡在乎人今若任皓皓之良收斷斷之善使明
法審令貴功養勞則不時日而事吉不卜筮而事利亦
何必訪韜鈴之謀孫吳之訣然後為得哉亦敢不陳其
梗槩至若軍國著三全之稱天地操五事之名勇急廉
智將之十過也十百萬千一疑之九差也理國貴於仁

禮愛人在於不勞昔霍驃騎不讀兵書猶言暗合項將
軍素閑兵法亦歎天亡况事涉玄微藝殊經誥豈伊蒙
淺所能詳哉謹對

第三道

問料敵多途應變無算覽去病之對顧在方畧讀孔明
之書虞於備預至如烈風猛火煙燄赫然雨水奔流彌
漫無際脩何人事以却天時或有暴兵卒來我則未暇
敵人非遠靜然無聞何法以知敵情何方以收我衆如

其爭先不遠我怯湏勇列軍甚嚴彼強使弱善戰不陣
抑有前人未戰屈人佇聽嘉話四輕二重於將謀而何
施三禮五才於兵形而何要幸存昇降曲盡所宜

對

對觀夫古之良將之行兵也莫不救災恤患以和其人
先謀後動而制其敵軍有渴而不飲軍未飯而不食舉
不失德賞不失勞故人悅忘疲士感知死夫如是以之
守則固以之戰則克安有不肯蹈茲烈火過彼奔流斤

堠素明暴兵安可卒至法制素習敵人何由能適我將
賈疑勇寧見士怯我固常勝安有敵強未戰屈人謀其
所以善戰不陣夫何遠矣至四輕二重之施三禮五才
之入所用斯並事關幽秘理絕探求徒罄蒙襟豈酬高
問謹對

文苑英華卷四百八十